

初修汉语教学中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教学要素

丁 雷

要旨

本論では、大学での初修中国語の教育効果について考察する。北京での短期語学研修に参加した学生の、中国語習得に関するさまざまな問題点を分析した結果、現在の中国語教育において、あまり注目されていない項目を指導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改善できることが分かった。学習者が実用的な中国語を習得するために必要な知識、技能は何かを再考し、その指導事項について論じていく。

キーワード：初修汉语教学 教学要素

1. 姓名

一提起“姓名”，我们每个人都不会陌生，因为每个人自出生起便有了自己的“姓”和“名”。当人们带着自己各自的“姓名”进入社会生活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姓名”又成为了人们彼此相互区别与联系的重要纽带。在本族语支配的母语环境中（如：在汉语环境中），我们或许很少去主动关心“姓名”的意义。“姓名”中唯一能够吸引我们对其产生兴趣的无非是被选汉字自身的特点（如：读音特点、字形特点、稀少程度等）。而当一个人进入到了一个非本族语支配的外语环境中（如：一个旅居日本的中国人），他（她）的“姓名”则又多了一层自身民族特色的体现。因此我们在学习任何一门外语时，几乎在入门阶段的一开始，我们都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学习用这门外语来表达自己的姓名。

以日本大学开设的初修汉语教学为例，我们的学生在正式接触并开始学习汉语时，都会大量接触日本人姓名的汉语读音。据笔者的了解，有的大学在一开始的发音阶段中，学生们就被要求尽快熟悉自己姓名的汉语读音；有的甚至是在第一堂课上就被要求背诵自己姓名的汉语读音。目前笔者还没有听说哪一所大学的学生在学习了半年或者一年的汉语后，还没有被教授过自己姓名的汉语读音的例子。而之所以各大学的初修汉语教学都不约而同地将日本学生姓名的汉语读音作为教学的一环，一般都是考虑到学生未来汉语交际时的需要。

1.1. 学生的实际掌握情况

然而学生对自己姓名的汉语读音掌握得如何呢？笔者自2009年至今连续6年都参与了广岛修道大学和广岛大学的北京语言大学短期留学项目（一个月）。在每年的这一个月中，笔者有幸观察到了一些我们的学生在北京留学时遇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有不少都与学生的姓名有关。笔者选择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实例与读者分享。

首先，学生普遍发不清楚自己姓名的汉语读音。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每年留学第一天的分班考试中。由于这一天的分班考试将决定接下来这一个月我们的学生在哪个能力等级的班级学习，因此考试尤其重要。考试的形式是面试，面试的第一道题就是自我介绍。我们不少

在日本国内学得挺不错的同学，本来能够去更高层次的班级学习，结果由于在面试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姓名发好，没有给考官留下好的印象，居然直接被送去了几乎是零起点的基础班级。其次，学生经常听不懂别人发出来的自己的名字，意识不到别人在喊自己，结果闹出了很多笑话。比如；在医院，护士和大夫大声呼喊了半天，结果我们患病的学生依然呆呆地坐在走廊里等待着“被叫”。还有在宾馆前台填写住宿信息时、在火车站购买实名制火车票时、在学生处缴费时，一旦遇到排队叫号（这个问题会在后面“数字”部分细说）点名的情况，笔者就能看到我们的学生“无动于衷”地站在那个大声呼喊自己姓名的人旁边，一脸无辜地“静静等待着”。

另外，由于听不懂别人在叫自己，再加上自己又说不清楚自己的姓名，使得我们的学生大多数情况下都要不停地把自己的护照一遍遍地拿给对方确认，护照俨然成为了他们的救命稻草，时刻不能离开。那么，一旦护照丢了怎么办呢？我们真的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的中国学生捡到了我们学生的钱包并交给了警察，由于钱包里面有护照和北语的学生证，所以警察很快联系到了我们的学生。警察在电话里跟我们这位学生联系的时候，由于始终听不清楚我们学生的发音，使得警察一直无法判断钱包的失主到底是不是我们电话这头的学生。学生着急，警察也着急，结果这位热心的警察居然亲自开车来学校通过护照上的照片来确认失主，最终把钱包还给了我们的学生。同样的事情还出现在学生在中国利用外卖和快递服务的时候。由于送个货上门的快递员抵达之后要通过电话联系我们的学生来确认订购者，但是学生听不清对方的发音（方言），而学生的发音对方又摸不准，加上订单上并没有照片可以确认，因此有几次负责责任的快递员拿着商品来了又拿着商品回去了。

1.2. 具体的偏误

我们注意到姓名的汉语读音给学生的发音面带去的负面影响远远胜于听力面，因此我们对学生的发音做了比较集中的偏误统计和调查。我们发现学生发不清自己的名字主要体现在“卷舌组声母发不清”、“鼻韵母发不清”和“声调发不清”这三方面。在“卷舌组声母发不清”方面，我们发现其问题点主要体现在“zhi、chi、shi、ri”组和“j、q、x”组的混淆。特别是以下这一组姓名中的卷舌音声母部分是学生发音的难点（划线部位偏误部，下方为偏误音，以下同）。

中村 山田 山口 田中 藤山 石原 小山 小川 井上 長谷川
 z- x- x- ch- x- x- x- q- x- q- q-

在“鼻韵母发不清”方面，我们发现其问题点主要体现在韵核中的主要元音部分不清、前（-n）及后（-ng）鼻音的不分两个方面。特别是以下这一组姓名中的鼻韵母是学生发音的难点。

森 山根 安藤 后藤 伊藤 加藤 近藤 岡本 山本
 -an -an -ong -ong -ong -ong -ing -ong -an -ng -an
 松本 村上 大江
 -an -ian -ian

在“声调发不清”方面则比较复杂，几乎各式各样的偏误都出现了。在这些偏误中，我

们发现以下一些特点：

- (1) 学生对含有第二声和第三声字调的把握较差
- (2) 在认调能力方面，学生对“名”中字调的把握要差于对“姓”中字调的把握
- (3) 在拼调能力方面，学生对“姓名”整体的拼读能力要差于对“姓”中字调组合的拼读能力

1.3. 对教学的反省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在国内学了一年，结果到了北京会在自己姓名的汉语读音上出状况呢？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仔细反思我们的教学。

以笔者的教学为例，首先，学生在第一堂课的时候会拿到一张印有全班同学姓名的汉语拼音表。同时他们会被告知，尽可能地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张表上的内容背下来。背诵的顺序是，自己的姓名→座位周围同学的姓名→好朋友的姓名（座位周围以外）→全班的姓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和所有的大学课程一样，在每周的课堂上我都要点名以确认出勤人数。而点名的时候，我都是使用学生姓名的汉语读音，以此期望他们能够在听感上熟悉自己姓名的汉语读音。笔者也询问过不少同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甚至有不少老师提到“如果学生听到自己的名字而好几次都反应不过来的话，就给他算“缺勤”，以此作为惩罚！”¹

这样做的初衷原本是挺好的，但是通过一对一的谈话调查，笔者也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查考勤的时候，名单都是顺序或倒序而念，部分学生是根据前面同学姓名的发音特征（如：音高变化较大的发音、卷舌音、字音的个数等）来确定自己是否马上会被点到，而不是判断老师是否念了自己的名字。通过即兴的实验也不难发现，对于这样的学生，如果一上来就直接念他们的名字，他们几乎反应不过来。如此看来，姓名的听力训练根本就没有真正实现。

第二，在每周的课堂上，我和学生都有很多的互动环节，而在这些环节里我一直都使用学生姓名的汉语读音称呼每位参与的学生。比如，在我需要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由于日本大学生普遍很含蓄²，如果不点他们来回答问题，他们即使知道正确答案也不会主动举手来回答。因此这就为我创造了另一个训练学生听自己名字的好机会。而我自己也发现，我在点学生名字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像查考勤那样用学生的全名，大多数情况下我发现我只用学生的姓，只有重姓的情况下才会用全名。而一个班出现重姓的情况，在我所教授的班级中并不常见，所以实际上在与学生互动的环节里，学生被点的大多是姓，与其说“点名”不如说“点姓”。而这种“点姓”不“点名”的行为，大概不能让学生在听感上对自己的姓名有更深刻的认识，而这种听感上的“缺憾”也一定会影响到学生的发音。

第三，在每周的课堂上，我会设置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互动的教学环节。通过“任务教学法”为学生设置语法训练的交际任务（我叫它 Free-talk 环节），然后让学生自由寻找交际伴侣（三人一组）以期共同完成任务。而在每次任务中，我都会加入“自我介绍”和“介绍对方”的环节，

¹ 这是在日本中国语教育学会年会和日本中国语学会中国地区支部例会上和诸多同行交流切磋时得到的意见。

² 这与笔者在面向社会或企业开设的汉语课程中遇到的情况不太一样。在那些课堂上，学生的求学意识很强烈，对与教师之间的互通活动非常积极。

有意识地在交际任务进行的同时也训练他们对自己姓名和别人姓名汉语读音的熟练度。而通过观察,我发现学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完成交际任务上,对于“自我介绍”和“介绍对方”环节中的姓名部分大都不在意,常常感觉他们是一语带过,还没有把对方的姓名说清楚就急忙忙地进入了三人会话的环节。即使我指出了他们发音的问题,他们也大都不太在意。

第四,我们的教材中要求出现学生姓名的地方极少。笔者统计了手头 2009 年到 2014 年在日本朝日、白帝社、骏河台以及アルク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共 70 本。这些教材都是在各大学作为初修汉语教学而使用的教材。其中,要求出现学生姓名的地方大都出现在“自我介绍”为主题的课上。在这样的课上,课后的练习中都有要求学生必须说出自己姓名的题目。而在除此以外的绝大多数课上,都没有要求学生说出自己姓名的题目,教材的课文中更大量使用“你”“我”“他”这样的代词替代原本的姓名(当然,这也要分情况来讨论,有的课文内容的确不需要总重复自己或对方的姓名)。但是教材编者没有在课文的内容中出现要求学生说出自己姓名的题目,这也一方面表明编者并没有考虑这个要素。如此一来,这个缺失就只能让参与教学的教师来完成了。而从前文中介绍的学生到北京留学的反馈来看,我们教师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然是不够的³。

1.4. 日本人姓名中隐藏的声调搭配特征

在“卷舌组声母发不清”、“鼻韵母发不清”和“声调发不清”这三个偏误中,我们发现“声调发不清”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主要是因为其偏误数量最多、偏误最明显而且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是我们意识到这个情况的出现一定与日本人姓名汉字的声调组合有关。于是,我们对学生姓名的声调搭配做了一个统计。虽然这样的调查很片面(不是针对所有日本人)、考察本身也显得很无聊,因为家长给学生起名字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孩子姓名的汉语读音是不是好发,会不会绕口等等。但是,当这个孩子真的开始学习汉语之后,就不得不面“自己的姓名发起来非常费劲”这样一个家长在起名的时候不会考虑的问题。我们对 713 名初修汉语教学对象的姓名进行了考察,以下为结果⁴:

表 1 “姓”的总体特征

姓的字数	人数
一字姓	33
两字姓	660
三字姓	20

表 2 一字姓声调统计

声调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个数	12	12	2	7
代表字	岡、森	林、堀	島、柳	岸、堺

³ 当然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学生适应自己教师的发音但不适应别人的发音”问题,我们在北京经常能够观察到学生不适应北语任课教师的发音,不适应北京当地人的发音,或者不适应外地人的口音等情况。这些情况也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并不在本文的关注范围之内。

⁴ 以下各表中的“代表字”及“代表组合”均已出现数 2 次以上(含 2 次)为基准,以下同,不再逐个说明。

表3 二字姓声调统计

声调组合	个数	代表姓	声调组合	个数	代表姓
1+1	61	中村、松岡	3+1	47	小川、米山
1+2	81	山田、高橋	3+2	43	小林、小田
1+3	70	山本、岡本	3+3	28	谷口、谷本
1+4	26	村上、宮内	3+4	17	井上
2+1	46	田中、吉川	4+1	30	渡辺、木村
2+2	54	石原、前田	4+2	37	近藤、後藤
2+3	50	橋本、河野	4+3	35	飯塚
2+4	25	足立、鈴木	4+4	10	渡部

表4 三字姓声调统计

	前字			
声调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个数	2	2	13	3
代表字		長	佐、小	
	中字			
声调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个数	1	2	12	5
代表字			佐、谷	
	后字			
声调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个数	5	6	5	4
代表字	川	原	本	木
代表组合				组合数
第三声+第三声+第四声				4

表5 “名”的总体特征

名的字数	人数
一字名	74
两字名	592
三字名	47

表6 一字名声调统计

声调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个数	15	28	5	26
代表字	優、聡	翔、涼		亮、健

表7 二字名声调统计

声调组合	个数	代表名	声调组合	个数	代表名
1+1	30	千晶、真希	3+1	19	有希
1+2	27	康平、恭平	3+2	9	隼人
1+3	34	七海	3+3	12	
1+4	52	圭祐、一樹 悠大	3+4	32	勇太
2+1	34		4+1	53	大輝、拓哉 愛佳
2+2	29	直人、翔平	4+2	38	貴明
2+3	48		4+3	35	拓也、夏美
2+4	64	直樹、翔太 元氣	4+4	76	健太、大貴 将貴

表8 三字名声调统计

	前字			
声调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个数	6	9	9	23
代表字	聡、佳	隆、明	久、美	亜、菜
	中字			
声调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个数	18	5	8	15
代表字	一、之	琉	美、里	奈、太
	后字			
声调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个数	4	15	19	9
代表字	香	郎	子、美	介
代表组合	组合数			
第四声+第一声+第二声	5			
第四声+第四声+第二声	5			
第四声+第一声+第三声	4			

从表1到表8的统计来看，被调查学生的姓以两字姓为最多，名也以两字名最多。在两字姓中以1+2、1+3和1+1为最多，在两字名中则以4+4、2+4、4+1和1+4为最多。那么“姓”和“名”的组合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以下是我们的统计调查结果：

表 9 姓名的声调搭配统计（一字姓）

代表组合·姓	名	组合数
第一声	第二声+第四声	4

表 10 姓名的声调搭配统计（二字姓）

代表组合·姓	名	组合数
第一声+第一声	第二声+第四声	10
第一声+第二声	第一声+第四声	9
第一声+第三声	第四声+第四声	9
第三声+第二声	第四声+第四声	9
第二声+第二声	第二声+第三声	8
第一声+第二声	第四声+第四声	7
第一声+第三声	第二声+第一声	7
第一声+第三声	第四声+第一声	7
第二声+第一声	第三声+第四声	7
第三声+第一声	第四声+第四声	7
第四声+第二声	第四声+第四声	7

表 11 姓名的声调搭配统计（三字姓）

代表组合·姓	名	组合数
第三声+第三声+第四声	第四声+第四声	2

从表 9 到表 11 可知，学生的姓名组合以两字姓搭配两字名的组合为最多。其中，11+24、12+14、13+44、32+44、22+23 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果仔细观察表 10 中的内容，我们会发现组合中“姓”的各声调出现次数呈现出：第一声（9）>第二声（7）>第三声（5）>第四声（1）的特征；而“名”的各声调出现次数呈现出：第四声（14）>第二声（3）=第一声（3）>第三声（1）的特征。而在各位置上，首位最常出现第一声、第二位最常出现第二声，第三位最常出现第四声、第四位也最常出现第四声。有了这样对日本人姓名中隐含的汉字声调特征的认识，我相信我们的声调教学、拼调训练会更加有的放矢。希望这样的统计能够为学生姓名的汉语发音质量带来一定的改善。

2. 数字

我们知道人类最早用来计数的工具是手指和脚趾，比如，日本人用双手来表示 1 到 10，中国人用单手表示 1 到 10。但这有局限性，因为只能表示 20 以内的数字。当数目超过 20 变得越来越大时怎么办呢？原始人类采用了小石子或者豆粒来记数的方法。渐渐地又产生了用打绳结、雕刻的方法来“刻画记数”。而如今，世界各国都是用阿拉伯数字作为标准记数数字来辅助人类的社会生活。在语言表达中，数字的使用也是随处可见的。比如：在表达数量（一

个人、两本书、三口人、四瓶啤酒), 钱数(1元、2块、3角、4毛、5分), 日期(2014年、四月、26天、12日、星期五), 时间点(16分、44秒、下午一点), 时间段(四⁵年、三个月、两天、一个星期、一分钟、两秒钟、三个小时搭配)以及表达具体数字(第88页、第17课、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等。可以说, 无论在何种社会生活, 人们的活动都离不开数字的参与。

在我们的初修汉语教学中, 数字的训练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根据我们统计的70本教材的结果, 不难发现数字教学出现得都比较早, 一般处于发音阶段的末期。其中, 在声调规则及儿化音的教学之后出现的情况占绝大多数。教授的内容为0到9、百、千、万、亿的读法居多, 有的教材还补充了电话号码、房间号码、车票号码、航班号码等数字相关教学。纵观整体教学而言, 这一阶段是相对而言比较集中的数字训练阶段。而在此阶段结束后, 数字教学则主要呈现分散状态, 伴随其他语法、文化要点的讲解和例文的需要而呈现。在统计中我们发现, 数字教学一般伴随以下一些语法要点而出现:

1. 数量词表达: 个、本、口、张、条、瓶、件、岁
2. 时间词表达: 秒、分、点、日(号)、星期、月、季、年
3. 时间段表达: 秒钟、分钟、小时、天、周(星期)、个月、年
4. 钱数表达: 元(块)、角(毛)、分(分)
5. 其他表达: 课、年级、姓名(如: 姓“一二三”, 叫“三郎”)、地名(如: “东四十四条”、“京都六条乌丸”、“大阪十三”)、中国传统文化(如: “十二生肖”、麻将牌、带数字的成语“三心二意”“半斤八两”等)

2.1. 学生的实际掌握情况

那么学生对数字的掌握情况又如何呢? 还以笔者每年针对北语短期留学项目的调查为例。我们观察到以下一些比较典型的现象:

首先是在人民币的使用方面。学生在日本国内学习的时候, 大都看过或者摸过老师在课堂上向他们展示的人民币纸币和硬币。但是当他们真的拿到人民币的时候, 纸币上的面额却让他们一时不知所措。我们发现其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文字上, 学生对“元块角毛分”的概念比较清楚, 但是对纸币和硬币上印刷的“壹贰拾圆”却感觉生疏, 甚至一无所知。学生经常问我“老师, 为何5元不是5元而要写成伍圆?”“5和伍、元和圆都一样吗? 为什么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们啊? ”。面对这样的问题, 作为教师的我也非常无奈, 因为这的确是我们设计人民币面额上的一个不周。日元纸币上印的就是日元“円”, 美元上印的就是美元“dollar”, 为什么我们的钱上印的却不是我们教科书上教给外国人的“元”呢? 另外, 汉字数字和阿拉伯数字既然都同时出现在纸币上, 为何教材中却没有针对汉字数字的“壹贰伍拾”进行教学而只教了“百千万”呢?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教材编写者的注意。

其次是在小数点的熟悉程度方面。由于日本是“元本位”, 1元为货币的基础单位, 没有比1元再小的货币存在。与此相对, 中国在“元”则是“角本位”, “分分钱”虽然已经逐渐被淘汰出人民的日常生活, 但是我们在北语附近的超市里还是能经常被找回一大堆“分分钱”。而这些“分分钱”除了到银行兑换成整钱以外, 已经别无它用。所以, “角本位”应该算比较

⁵ 这里阿拉伯数字和汉字数字的区别在本文中并没有意义, 1分钟和一分钟是一样的, 特此说明。

同行的说法。我们的学生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对于小数点的使用存在一个适应的周期。这主要体现在当学生走入超市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价签（如图 1）就会扑入眼帘。

图 1 超市价签



面对这些花花绿绿的价签，“上面的这些数字到底是多少钱？”“这些钱相当于日元多少啊？”“贵吗？便宜吗？”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刚到北京的学生们。在超市结算的时候，学生们每次都因为确认钱数而耽误很长的时间。每次都使得结算台排成了长队，后面的人怨声载道地看着我们的学生从钱包里一张一张地取出钱、确认面额、支付、然后再确认。有时候超市的收银员找错了钱，他们当时也反应不过来，事后只能自认倒霉来找我诉苦。

另外，有些大型商场里面的折扣价和折扣优惠让学生看得一头雾水，如图 2。

图 2 折扣优惠



我们在教学上介绍过折扣的表达，比如：打九折、打五折、打九五折等，当然学生能否真正掌握，这是一个困扰学生的大问题。然而真正到了北京之后，学生除了看到“打折”信息以外，还能看到很多“优惠”信息。比如，满300送300，满120返20，满100减38。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比如，第二件半价再享满100返50，7折再享满100返50。我们的学生要能够准确理解这些折扣和优惠信息的内容的确非常需要花时间。然而很多热爱购物的学生（女性居多）对这些信息非常敏感，我经常被她们询问有关折扣优惠信息的内容。我们的教材编写一直倡导交际功能至上，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引入引入这些细节教学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三是在车次、号码的听辨和使用方面。这个问题尤其出现在机场、火车站或地铁的广播中。我们的学生对广播中出现的汉语数字的听辨能力还是比较薄弱。我就曾观察到很多次，我们的学生在机场广播通知登机信息的时候无动于衷，直到听到了英文的广播后才开始有了反应。当我们带着学生出去旅游的时候，在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的火车站广播中并没有英文广播。对于那些广播中的候车大厅、车次、站台号等含有数字的信息，我们的学生听起来显得非常吃力。另外，对于非电子播报的语音信息，比如，站台工作人员或者地铁临时广播中的喊话“请特277次列车的乘客前往2号候车室候车”“请高91次列车的乘客前往高铁专用候车一号大厅候车”“乘坐13号线的乘客请从B2口换乘”等。由于说话人带有一定的口音，加上语音信号模糊等原因，我们的学生听起来特别吃力，甚至根本不知所云。

另外，学生在电影院、京剧院、相声茶馆门口购票的时候，也出现了因为听不懂数字表达而导致混乱的例子。比如，学生在购票时，售票员会询问“你们要买哪场？”“下午4点的一场还有两张票，你们要不要？”“你们要中间第五排的位置还是要第六排的位置？”“单排号已经满了，双排的你们要不要？”“你们是要双人双座还是要单人单座？”等等。这些信息中不光含数字信息，另外还有量词的介入，使得表达中暗含的信息很多，而购票时又需要学生在短时间立刻作出判断，学生往往对此感到吃力。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还要数医院、食堂以及银行的排队等号了。我们的学生在医院和食堂排队时，往往遇到人工喊号的情况。比如：“42号病人请来2号窗口”“73号病人在吗？小川明子在吗？”“6号的青椒肉丝盖饭好了，请速来取！”“11号的印尼炒饭好了，请速来取！”“23号的大拉面加5元肉好了，请速来取！”。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学生往往对这些信息中的数字（甚至包括前文提到的姓名）信息不敏感，所以经常出现了“人就在眼前等，但是找不到人”的情况。特别是在银行排队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因为没听懂喊号系统中的数字信息，比如“请A3448号来9号窗口”，结果导致错过了办理业务的时间，不得不重新排队。

还有，在乘坐公交车和地铁线路的时候遇到的数字问题。比如，学生经常问我“937路、937路支、937路支2”是一趟车吗？这个“支”是什么？“支2”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说实在的，有时候我自己也需要查查这个“支”和“支2”的区别。我当然能够明白这三辆车是三趟车次，但是我的问题和学生一样，这里的“支”是数字吗？为什么可以跟数字一起使用？另外，学生还经常问“北京地铁线路为什么数字不是连续的？”“为什么有的地方是用数字来表示线路，有的地方又是用汉字来表示线路呢？”比如，有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6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还有八通线、亦庄线、大兴线、昌平线等等。为

什么不能统一成数字，或者统一成地名，东京和大阪的地铁系统都是使用汉字命名，而不是用数字。这个问题应该很值得命名的人好好思考思考。

第四是在电话中报数字，简直就是灾难。这一点不仅是在中国，在日本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跟学生用汉语打电话时，只要说话的内容一涉及一连串的数字，对方就需要延迟半天来反应，我这边也需要用日语重复一遍才放心。因为电话中通话效果的问题，数字往往听不太清，特别是1和7，4和10，0和7，0和1等都存在问题，尤其是连续起来的数字，对于学生而言简直是听辨的灾难。在中国，手机充值和打201长话卡的时候，都需要属于手机号码、用户码和密码。而且输入了之后，电脑会进行复述让用户确认。我就遇到过好几次，学生输错了充值密码，但是自己却没有听出来自己哪儿输错了，也没听懂电话充值系统通知充值错误的信息，结果导致充值失败了自己也不知道或者充值卡被暂时冻结的例子。另外，在电话中报日期也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儿。经常遇到的比如“七月和一月不分”“十二号和十号不分”“十七号和十一号不分”“上星期和下星期不分”“上周和下周不分”“上个月和下个月不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去年和前年不分”“后天和明天不分”的例子。有一些学生在中国留学时选择了去麦当劳或者肯德基打工体验中国生活，他们开始遇到的问题往往是工作电话中，安排工作的时间点及时间段往往听不清，糊里糊涂就去上班的人还真是大有人在。

2.2. 对教学的反省

我们在教学中并没有忽视数字的教学，这一点与前节叙述的姓名教学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即使我们没有忽视这个环节的教学，我们的学生到达中国后依然出现了数字方面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总结我自己的教学我发现，数字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体现在我对于数字教学的理解多从数字本身出发，就数字而教数字，并没有考虑到应该把数字和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比如，在数字和金钱方面的结合练习是不够的、数字和具体名词量词的结合练习是不够的、数字和时间日期以及号码的结合练习也是不够的。

其实，纵观我们的教学，课堂上出现的数量词在个数上也是明显不够的。我对我自己的汉语课做过一个录音统计，发现在后期半年的语法课（共90节课）上，每节课出现的数量词平均只有6个。而在这些数量词中，数词出现频率较高的是“一”“两”“三”“十”，量词出现频率较高的是“个”“本”“条”“件”“点”。这样低的出现频率使得学生对数量词无论是在听辨还是认读方面，适应范围都变得非常狭窄。感觉他们只能听辨清楚我在课堂上经常举例提到的数量词。我们应该增加数量词，尤其是数词的训练量，特别是在听辨和认读两方面都应该引起重视。

3. 拼音

汉语拼音是日本学生学习汉语的有效工具，也是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的金钥匙。学会了拼音，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做好预习工作，包括认读未教授课文中的生字词、查字典提高自己的单词量、检索文献了解课文所涉及的时代背景知识等等。同时，学会了拼音之后，学生还可以利用美国苹果公司的Siri系统或社科院开发的讯飞语音输入系统，通过语音指令来纠正自己的发音缺陷和偏误，改善自己的汉语发音质量。另外，学生掌握了拼音之后还可以用

拼音输入法在电脑或者手机上与中国朋友聊天，也可以利用搜索引擎在中国的网站上查询与中国相关的时事或资料，更可以实现用电脑处理论文和报告的汉字书写及编辑等工作。可以说，掌握好拼音不仅仅是汉语学习的基础，更是当今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3.1. 学生的实际掌握情况

拼音是任何一所大学开设初修汉语教学时都必须教授的重要环节，是不能逾越也不能省略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学生对拼音又掌握得如何呢？还以笔者每年针对北语短期留学项目的调查为例。我们观察到以下一些比较典型的现象：

第一，我们学生对拼音的听辨能力较差。在中国学生或外国留学生用汉语交流时，他们对于听到的单词大都无法立刻转换为汉语拼音，或者转错、转漏，导致无法使用电子词典查询该词的意思的情况非常多。加上我们的学生比较羞涩，不愿意像欧美学生那样让对方写下来生词的拼音（大概是怕给对方添麻烦），所以往往一次交流下来他们都积累不了多少单词。最后不懂的依然不懂，没明白的还是没明白，每次交流中能学到的东西微乎其微。他们有时也为自己的交流能力之低而犯愁，为自己不能像汉语能力强的留学生那样“夸夸其谈”而自卑，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单词量的不够所致。实际上，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根本原因是在于他们对拼音的听辨能力太差。

第二，我们的学生拼音输入能力较差。这一点在他们和中国学生的短信、微信、QQ等聊天工具的即时消息中体现得最明显。他们在输入即时消息时，往往由于拼音输入错误导致输入时间过长。我本人就看到过有个学生收到“你晚上也去图书馆自习吗？”的信息后，他想回答“不，我今晚约了朋友吃饭”，但是由于“约”的拼音他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试了“ye”“yu”“ya”“yo”“yea”等等组合好几遍都没有出来“yue”，结果折腾来折腾去过了20多分钟还没有发出去。有的学生打不出来“去”跑来问我，我一看才发现，她在“chi”里面不停地找“去”；有的学生打不出来“想”，结果发现他在“xian”里面找“想”；有的学生打不出来“肥”，结果发现他在“hei”里面找“肥”。这样的例子真的是举不胜举。

第三，我们的学生对拼音的拼读能力较差。这个问题其实在日本就存在。我们的学生对单个拼音的认读能力并不差，但是面对声韵母组合的音节拼读，他们的表现就不太理想了。当然，若是在此基础上再加入声调发音的话，学生的发音就会更加不尽人意（尤其是在音节组合中，这一弱势更加明显）。然而，当我们的学生和来自欧美国家的学生在一个班上学习的时候，欧美学生对于声调拼读（字母表音文字）的熟练度使得我们学生的拼读弱势暴露得更加明显。比如，欧美学生对于“xian”“xiang”、“chuang”“chuan”、“diao”“dian”、“cun”“cong”发音的清晰度和区别程度要远远好于我们的学生。哪怕对方的学习时间并没有我们的学生时间长，这种差异也依然存在。另外，在复合韵母，尤其是三合韵母方面，欧美学生的发音紧凑度更趋近于汉语，节拍趋近于1。而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则还是显得离散度高，节拍趋近于2。

3.2. 具体的偏误点

先将我们所观察到的拼音书写偏误整理如下。声母方面的问题主要为以下4点：

①错误点：混淆f和h开头的拼音

原因分析：f [f], h [x], [h], [Φ] 吹气音的混淆发音（与韵母有关）

例：欢 huān[xuan]1 → [fuan]1、[Φuan]

- ②错误点：混淆 zh、ch、sh、z、c、s 与 j、q、x 开头拼音

原因分析：卷舌、舌尖部位不准，日语的母语负迁移

例：是 shì[s]4 → [ci]4

- ③错误点：混淆 b、p、d、t 开头的拼音

原因分析：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混淆

例：不 bù[p]4 → pù[p^hu]4

- ④错误点：混淆 l、r、n 开头的拼音

原因分析：侧音和卷舌浊音以及鼻音的舌位不准，舌头不灵活所致

例：容 róng[zueŋ]2 → [luəŋ]2 鸟 niǎo[niau]3 → [liau]3

韵母方面的问题主要为以下 9 点。

- ①错误点：混淆含有 u 和 i 的拼音

原因分析：i[i] 发成 [u]，易讹化为 u[u]

例：和 hé[xy]2 → [hu]2 四 sì[s]4 → [su]4

- ②错误点：混淆含有 e 和 a 的拼音

原因分析：e[y] 的开口度过大听起来像 a[a、A]

例：客 kè[k^hy]4 → [k^ha]4

- ③错误点：混淆含有 ü 和 i 的拼音

原因分析：圆唇度不够致使 ü[y] 听起来像 i[i]

例：女 nǚ[ny]3 → [ni]3 全 quán[tɕ^hyan]2 → [tɕ^hian]2

- ④错误点：混淆含有 en 和 an 的拼音

原因分析：en[əŋ] 发成 [en]，听起来像 an[an]

例：问 wèn[wəŋ]4 → [wen]4

- ⑤错误点：混淆含有 an 和 ang 的拼音

原因分析：没有意识到前鼻音 an[an] 和后鼻音 ang[aŋ] 中的韵核不同，也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日语不存在前后鼻音的对立）

例：饭 fàn[fan]4 → [faŋ]4

- ⑥错误点：混淆含有 in 和 ing 的拼音

原因分析：in[in] 与 ing[iəŋ] 的混淆，一方面是由于日语中不存在这种前后鼻音的对立，另一方面也许和我们的教学有关（[in] 与 [iəŋ] 的区别较难，特别是 [iəŋ]，[ə] 本身的难度就比较大，在此基础上再加入鼻音，那么难度会更大。一些中国本土语文教师也未必能发得清楚，这一点也是笔者在北京某中学旁听语文课时注意到的问题）

例：今 jīn[tɕin]1 → [tɕiŋ]1

- ⑦错误点：混淆含有 eng 和 an 的拼音

原因分析：eng[əŋ] 与 an[an] 的混淆，主要原因在于日语没有 [əŋ]，所以学生用

日语里有的 [an] 去替代了 [əŋ] 所致

例：生 shēng[ʃəŋ]1 → [ʃan]1

⑧错误点：混淆含有 eng 和 ong 的拼音

原因分析：eng[əŋ] 与 ong[ʊŋ] 的混淆，主要原因与⑦类似，这两个音日语里都没有。我个人认为：日本人口部的垂直方向发达，水平方向并不发达（这在英语里也能体现出来，如 question 其中的第一个 CCV 部分 [kwe] 易发为 [kuʌ]），因此相比较“趋横”的 eng 而言，学生更易发垂直的 ong。

例：朋 péng[pʰəŋ]2 → [pʰuəŋ]2

⑨错误点：混淆含有 ou、uo 以及 ong 的拼音

原因分析：ou[ou] 与 uo[uo] 的混淆在于韵核内的主要元音 [o] 与韵头（介音）[u] 在“收唇”和“展唇”动作要领上的混淆。而 uo[uo] 与 ong[ʊŋ] 的混淆，还主要在于日语里没有 [ʊŋ]，而松元音 [ʊ] 的发音位置与 [u] 接近，因而容易混淆。

例：都 dōu[tou]1 → [tuo]1 东 dōng[tuəŋ]1 → [tuo]1

3.3. 反省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生拼音能力弱的症结究竟在哪儿？郭春贵先生认为，这个症结在于我们当前的教学自身轻视学生的语音训练，对拼音不作要求所致。在郭春贵（2011A）中他就曾提到“还有一些教师认为学生人数多，无法进行语音训练，顶多只能讲解语法或朗读会话文章，因此都把教学重点放在讲解语法或会话上去，对学生的发音都要求不高，结果许多学生上了一年课，拼音还是掌握得不好。比如把 qu 念成 ku、把 cong 念成 kong，把 nian 写成 nien，把 xiang 写成 shiang 等”（p.370）。而在郭春贵（2011B）中，就这一问题，他再一次强调“发音是一切语言的基础，更何况汉语的发音对日本人比较难，更必须耐心地教导，帮助学生好好掌握这个重要的基础。无论如何至少得掌握好拼音的听读写”（p.127）。

对于郭春贵先生的观点，我们表示强烈地赞同并且支持。但是，我们同时也意识到，强调拼音在语音训练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拼音在国际社会活动中所发挥的工具属性更应该值得我们重视。目前我们早已进入了“云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无线网络、移动终端、智能设备等现代生活的必需品。交通及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应该如何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高速有效地拓展国际人脉，传播个人的意见和感受？这不但要求我们需要同时掌握几种语言，更要求我们需要掌握几种语言对应的电子输入方式。而我们的初修汉语教学中，并没有把“拼音输入法教学”这个环节作为一个重点训练项目（包括我本人的教学也没有）。在大多数没有 Chinese-learning 的大学里，学生往往学了一年汉语之后依然无法在电脑上用拼音打出“你好”两个字。这不得不说是有一个有点儿脱离时代的大问题，需要我们引起高度关注。

4. 总结

初修汉语教学是每一位汉语讲师的种植园，我们在每年4月的春天里播下种子，期待园内的种子们都能开花结果。那时节“落英缤纷”“芳草鲜美”的情景，绝对是每一位汉语教

育者最期待的场面。然而，这块种植园是需要我们细心照料、辛勤耕耘的田地。我们时而要面对大风大雨的洗劫，时而又要面临有鸟虫害的威胁，连我们种下的种子有时也会半途夭折，不了了之。说实在话，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哪怕我们自认为在日本国内教得很好，学生非常出色！但当我们的学生和其他国家来的学生走到一起作比较的时候，差距一下子就出来了。日本的初修汉语教学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我们最想不到的弱点也许就是我们最常见却最容易忽视的环节。

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提出在初修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教学因素，供大家参考。不对之处，敬请赐教。

参考文献

仓石武四郎（1973）《中国語五十年》，岩波書店

曹文（2010）《现代汉语语音答问》，北京大学出版社

宫本幸子（1996）日本人学习汉语声调，《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郭春贵（2005）日本的大学汉语教育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第4期，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郭春贵（2011A）论日本大学公共汉语课的语音教学，《第十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郭春贵（2011B）论日本大学2外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広島修大論集 第52卷第2号》，商务印书馆

郭锦桴（1993）《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赵金铭、孙德金（2006）《对外汉语语音及语音教学研究》，商务印书馆